

# 卷之十一

知过必改。

传曰：颜子不贰过，孔子称之。不贰者，念起于中，即念而改，不复贰於行事也。太抵过贵乎改，过而不改，真为过矣。其过也，可胜言哉。是以君子一闻其过，无不速改。昔寇莱公准，自少富贵，享用过奢。及拜枢密，赏赉尤厚，宾客聚观，莫不称叹。独一老你，潜然堕泪。公惊问故，则曰：太夫人捐馆时，欲求一缣作衾褥不可得，安知相公有今日耶？公抚膺大恸，自此即折节从俭，不复敢奢。蔡文忠公平生好饮，饮必至醉。时太夫人已老，心颇忧之。一日，存道先生过其治所，戒以一诗曰：圣君恩重龙头选，慈母年高鹤发垂。君宠母恩俱未报，酒如成病悔何追。公得诗大惭，自此即戒酒，非亲旧不对饮，终身未尝至醉。司马温公方五岁时，擘一青皮胡桃，擘不能脱，一婢以热汤沃脱之。既而，女兄从外来，问为谁脱？公曰：某自脱。其父从旁叱曰：小子安得谩语。公自此有省，平生不敢谩语，一切待人以诚。徐节孝积初见安定先生，头容稍偏。安定厉声曰：头容要直。公即悟曰：头容要直，此心其可不直。自此未尝少曲其心，或问立身行己之要，必大书正直二字与之。若数君者，其於过也，是有知而不改者乎？

赞曰：

日月之食，其更也明。人岂无过，改必以诚。设辞饰诈，遂非匿情。过上增过，善心曷生。不吝一语，贵乎力行。

知善不为。

传曰：应世真人曰：取小所以就大，积一所以成亿。《易》称：余庆必归积善。大抵善贵乎积，知之不可不为，为之不可不力。譬如种物，初虽至微，灌溉培植，不见其长，有时而大。当知於日用间，诚不可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。不闻元君之言乎？元君曰：人有善，则心定体安；十善，则气力强壮；二十善，则无诸疾病；三十善，则所求皆得；四十善，则昌炽富乐；五十善，则子孙繁息；六十善，则遭厄得脱；七十善，则天神护之；八十善，则得地之利；九十善，则尊贤显荣；一百善，则宝瑞降；二百善，则後代名布；三百善，则後代大富；四百善，则後代清贵；五百善，则後代长寿；六百善，则後代忠孝；七百善，则後代智慧；八百善，则後代道德；九百善，则後代贤圣；一千善，则後代神真；二千善，则身为众人师圣、真仙将吏；三千善，则为国师圣真、真仙将史；四千善，则为天下师圣、真仙主统；五千善，则为鬼灵师圣、真仙魁帅；六千善，则为神明师圣、真仙卿大夫；七千善，则为诸天师圣、真仙公卿；八千善，则为三天师圣、真仙皇帝；九千善，则为元始五帝君；一万善，则为太上玉皇帝。是故前辈於善，知无不为，为无不力。昔者丞相李昉，尝语人曰：吾於《论语》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一句，终身行之，尚不能到，即是尝力行矣。杨应之学士，闻一善言，必书而记，即是知无不为矣。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，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，平生用之不尽，即是未尝欺矣。刘大谏安世，以敢言得名，自言得於温公者至诚二字，平生行之，未尝少离，即是无不诚矣。若使人人皆如诸君，则积一成亿，夫复何难？

赞曰：

郭公善善，国何以亡。见善虽喜，用心不刚。悠悠害道，反昧否臧。是以君子，志於自强。惟日不足，汲汲皇皇。

自罪引他。

传曰：按经所说，一切世间，生死相续。临命终时，未舍煖触以前，一生善恶，俱时顿现。大抵临终所现境界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。地藏罪珠，即吾之心珠。阎王业监，即吾之心监。且今作一不善，曷尝不往来常在胸次乎？不闻赵普一闻道士牌末火字之言，自知必是秦王庭美。王韶一闻刀十八丈打过贤心下得否之语，遽至发背而卒。然则自罪引他，是有益乎？昔赵业以明经中选，授巴州清化令。忽精神游荡，奄然如梦，被逮入冥。初至，即见妹婿贾奕在彼，心已大怖。盖尝与奕同杀一牛，至是为奕所引。欲与分罪，奕词甚辩，无以自明。俄见一监，径可丈余，悬於空中。明见奕鼓刀业

负门，有不忍之色。突始伏，业遂得还。又有常氏美娘者，其夫楚椿卿有一妾，姓马氏，名春奴。椿卿爱之。常氏不胜其忿，乘椿卿出，以大杖捶杀之。及椿卿死，常氏改嫁程选。将产，凡三日，子不能下。方委顿间，恍见马氏在前，常氏惶惧，好语告曰：我当初实无意杀汝，时行杖者稍过，遂尽汝命，曷不少宽我耶。马氏曰：我死实主母意，胡可妄引他人？持之愈急，竟至不起。然则自罪引他，竟可免乎？既知有罪，曷若勿为乎？

赞曰：

孽惟自作，感本自贻。痛加悔艾，庶或可追。不思己过，反累人为。纵脱罪罟，上天难欺。分谤受恶，迁善之基。

壅塞方术。

传曰：所谓方术，但凡挟术以求售者，皆是也。一语沮遏，使不得售，即壅塞也。灌口白沙村，有一泰山庙极灵，斋祭殆无虚日。一日，有医卜数辈同游，道逢一人极贫，众颇轻之。其人忿然投身江中，俄顷抱出一龙，谓众人曰：汝辈各以医卜，救人疾急，皆是近道。此後於贫素之士，切不得辄持二心。呜呼，医卜为术，而神人谓之近道，可壅塞乎？又不闻云安女龙之言乎？昔翟乾佑在世时，专以考召着名。每念云安一邑，而江流之险，乃有一十五处。一日作法，召其滩神，俾悉平之。是夕，应召而至者，一十四滩。独有一滩，召不能至。天师大怒，必欲召之。既至，乃一女人，峨冠大袖，慨然进辞曰：天师稟天行化，妾一水神，何敢抗拒？第有未安，不容不禀。观君之意，不过欲便舟楫。而不知从事舟楫者，日常倍利，纵有少费，不足为损。治江小民三四百家，无田可耕，无柔可织，全仰为人挽负以资其生。今若尽平滩险，在舟楫固甚便，在彼小民其於衣食为如何？太上之意，必不如此？深恐异时获罪，不免负累，更宜裁之。天师叹曰：汝之所虑，非吾所及。於是复命十四滩之神，令各复其险。是夕，风雨哮吼，雷霆震击。明日视之，一十五滩惊波涛，宛然如故。以此观之，非独方术不可壅塞，但凡服力以糊口者，亦皆不可壅塞也。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时，两浙饥，殍殣相枕。公以吴俗喜佛事，因召诸寺主僧，谕以谷贵工贱，责令处处修造。官亦大兴工役，仓廩史含之类，亦皆葺之。由是工技服力之徒，日糊口於公私者，无虑千数。一方赖之，不至转徙。公之意，岂亦云安神龙之意乎？

赞曰：

小道可观，第恐其泥。君子之学，亦必游艺。所谓方术，圣人不废。医卜星历，皆以济世。我独壅之，难乎免戾。

讪谤贤圣。

传曰：贤圣有三，在佛家言之，三乘中人是也；在道家言之，五种仙是也；在吾儒言之，孔孟诸君是也。立教虽各不同，心地法门则皆一也。不闻《颇邪论》所谓：孔子是儒童菩萨，颜子是光净菩萨，老子是摩诃迦叶之说乎？呜呼，贤圣远矣，但毁其书，即讪谤之也。然佛家一书，多有毁者，何哉？不过以其谈空而言之也。惜其不知如来性如虚空，虚空性是如来，具足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，而住持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者，如来也。终日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，而未尝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者，凡夫也。倘能於诸所有，一切空却，必使赤洒洒、露裸裸，净如虚空，然後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，了然却现，上与如来，一体无二。孰谓为不然乎？不闻庞老但欲空诸所有，不欲实诸所无之说乎？庞老前身，是维摩居士。维摩前身，是金粟如来。其为此言，必非欺逛。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，特其根器，人各不同也。昔杜祁公不信佛法，每对客辄嘲笑，张文定以为佞佛。医人有朱某姓者，出入於二公之门，尝欲方便，劝导祁公，久而未获。一日，公病召朱。朱以读《楞严》未了，不即往。既至，公大怒曰：《楞严》为何等书耶？吾但知有孔孟而已。朱出袖中首轴呈之。公览讫，毕索余轴，不觉遽尽十卷，乃大叹曰：果奇书也。因拉朱医同谒文定，责其不早以告。文定笑曰：譬如失物，既已得之，不必诘其得之之晚。公自此即若有得，大加深信。又有徐铉者，亦名士也，未尝知有佛书。中主以一帙《楞严》授之曰：久看，当见精理。旬余，复表上曰：臣读之数过，如一器中倾，入一器中，此绝难晓。中主哂之。呜呼，祁公一覽，而遽尽十卷；徐铉踰旬，而不晓一字，非根器乎？

赞曰：

人亦有言，护疾讳医。圣贤立论，切中百非。既不能行，乃肆诋讥。陈贾议旦，叔孙毁尼。言出童毁，奚其弗思。

欺凌道德。

传曰：按经所说，昔者善财童子，为修菩萨行，勤求一切菩萨法，徧参五十三位大善知识，然後得证菩提。善知识者，是大导师。一语之下，能令漆桶底脱。其为益也，岂为小哉。所谓道德，即其人也，非独释老为然。自古知名之士，亦未尝有不因大善知识，有以磨发激励，然後光华烜赫，名闻千古。如子房之於黄石翁，武侯之於庞德翁，李药师之於虬须翁，颜鲁公之於张志和，李太白之於贺知章，杜少陵之於司马子微是也。然则道德於人，为无益乎？可欺凌乎？昔尹公师鲁谪官大梁，与老衲法眼禅师游。一日，谓法眼曰：某迹来颇以退静为得。法眼曰：盍若退静两忘，公即有省，死生之际，了然不乱。节度判官朱炎，久读海眼，未知趣入。一日，问讲僧义江曰：此身死後，此心何在？江曰：此身未死，此心何在？炎即豁然，遂能尽通一经之旨。侍郎曾开久慕禅悦，未有所契。一日，谒圓悟，咨决其事。圓悟捻出云门赵州须弥山放下，着两则公案示之，曾即豁然，平生疑情，至此始释。欧阳文忠不信佛老，及守亳社，闻後唐山隐者许昌龄有道，延入郡斋，日与之语，每有所得，自以为喜。然则道德於人，为无益乎？

赞曰：

道尊德贵，万类所宗。惟忌与怠，有慊于中。外示凌轹，盖其凡庸。以僭则逆，以傲则凶。宇宙虽广，遏惜厥躬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一竟

---

🕒版本号 #1
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55:48
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56:24